

開展，細膩鋪陳布農少年的日常與心境，讓讀者面對這起悲劇時，擁有另一種理解的視角。

縱觀台灣文壇的發展現狀，理念先行的作品逐漸減少，越來越多寫作者開始關注說故事這門技藝。一篇好的文學作品，不再限於議題討論，如何讓故事與議題之間保持平衡，成為越來越多寫作者注意的要點。自《殺鬼》（2009）、《邦查女孩》（2015）到《成為真正的人》（2021），可見甘耀明在處理各式題材所下的功夫及遭遇的挑戰，而正是透過甘耀明這「說故事的人」，我們得以藉由文字更理解這個世界。

張娟芬



圖2 張娟芬

以文字與被壓迫者同在

甫以《流氓王信福》獲得台灣文學獎金典獎肯定的張娟芬，在頒獎典禮上表示：「文學的初衷正是持續注意在時代被絆了一跤、無法到現場的人。」評審團認為此書不只切入冤案，建構時代形貌，更引導讀者關切已被埋藏的真相，為台灣近年非虛構寫作的里程碑。

出生於戒嚴時期的張娟芬，大學期間接觸《當代》、《人間》、《台灣新文化》等異議性刊物，並透過報導、文獻檔案等資料自學、梳理諸多社會議題，以書寫發聲。張娟芬早年從事婦運與同志研究，其第一本著作《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以台灣大學一場校園選舉的事件為主軸，從闡述事件過程到相關人員、團體回應等資料的呈現，夾敘夾議，勾勒出台灣性別意識的匱乏與恐同的氛圍，更凸顯捍衛台灣當代性別人權的重要與急迫性。張娟芬關注的議題除了性別人權，也拓展思考台灣冤案的生成與其時代脈絡，如《無彩青春》中的「蘇建和案」、《十三姨KTV殺人事件》的「鄭性澤案」，張娟芬以文字重返一樁又一樁死刑案件，不單單是回到當事者犯下「罪刑」的當下，更

剖析整個國家的盤根錯節的偵查體制與司法制度，其筆觸已然進一步揉雜對台灣歷史、司法體系的思辨，讓威權的幽靈現身，也讓大眾更加意識到台灣作為法治國家的體質與問題。

今年度出版的《流氓王信福》，是張娟芬自2018年開始構思執筆，歷時4年蒐集、分析警局筆錄、法院判決及散逸各處的國家檔案局資料，逐步重建案情，即便已有上述兩案的經驗，張娟芬自陳「王信福案」是目前為止最困難的調查。至今仍被關在台南看守所的王信福，18歲時僅是留長髮、穿花襯衫就被認為違反《違警罰法》，屢次遭到拘留，如此幾次就成為「流氓」被移送管訓，後來與友人在KTV喝酒聚會的王信福，無意間被捲入殺警案，儘管偵辦過程充滿疑點，相關罪證不足且互相矛盾，王信福仍然被定罪。也因此案爭議的證據，張娟芬思索以非虛構寫作方式呈現這位台灣最高齡死刑犯的人生軌跡，她不單單還原事件、釐清時代脈絡，並試圖探究真相。

在此書撰寫的期間，為了讓大眾更能理解「王信福案」，張娟芬也曾在2020年執導紀實電影《審判王信福》，尋找不同領域對話的可能。回看張娟芬的書寫，她始終以溫柔堅毅的文字與被壓迫者同在，如同《流氓王信福》一書的封面，體制的大石也許難以一時撼動，但總有如張娟芬這樣不願放棄、堅毅推動的行義者。

郭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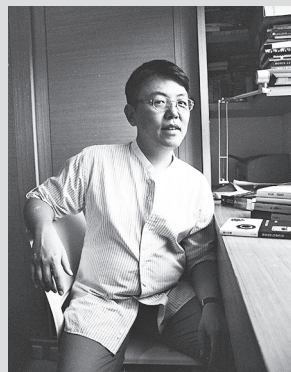


圖3 郭強生
攝影、提供／陳文發

寫作者的甜蜜與卑微

在出版環境日益嚴峻的此刻，郭強生依然推出《尋琴者》（再版）、《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增修版）、《用青春換一場相逢》3本著作。這三本著作，反映了文學之於郭強生，是技藝的展現，亦是文學歷史的見證，以及追索記憶的工具。

小說《尋琴者》描述一位年逾六十的生意人，為了處理亡妻遺留的訊息，與另一名調音師一同踏上尋琴之路。郭強生以凝鍊節制且極富音樂性的文字，描寫小說人物除了尋「琴」之外，也在尋「情」，旅途不斷延伸的同時，也深刻挖掘過去的深刻情感，小說扣緊音樂意象，鋪陳創作與親密情感關係的交織。郭強生也以此書榮獲第8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2020台灣文學金典獎、Openbook2020年度好書獎等多項大獎。

《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出版於2014年，記載郭強生從國外回台之後，在台十年的人生縮影，大多數文章的完成時間與其在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所任教時期重疊，他也在後記〈文學在青春轉